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才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迭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纳涟水籍贤良名士,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

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励。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

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来稿要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

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城南南广电大楼5楼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难忘当年小喇叭

□青竹

徐用明是我县涟水人,今年84岁。在他珍藏的众多老照片中,一幅有“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线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会议留影”字样的集体照让他倍感自豪。

他隔三差五地会将老照片拿出来端详。透过这张泛黄的老照片,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里为千家万户服务的小喇叭(小广播)——当年涟水县小喇叭大规模普及和应用的背后,有他忙碌的身影。

1962年,徐用明从部队退伍,来到南集负责广播线路工作——那时收音机、电视机还未普及,小喇叭成了政府部门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

小喇叭除了作为政府的喉舌外,也每天向大家播报天气预报、农业知识等,给大家

提供戏剧相声等精神文化食粮。谈到这儿,徐用明想起件好玩的事——在市面上刚开始出现化学肥料时,一些农民不相信它有怎样怎样的效果,甚至有人随手扔掉了,后来通过小喇叭宣传,大家将信将疑地使用起化肥,当年水稻亩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农民朋友从使用化肥中尝到了甜头,徐用明也感受到了自身工作的重要性。

为响应当年县广播局号召,提高南集小喇叭入户率,徐用明既当宣传员,又当技术员。有一阵子南集生产水泥杆的预制厂原料采购上出了些麻烦,用于水泥杆里的钢筋断货了。

没有钢筋,水泥杆的安全质量就没有保障,预制厂不敢生产,徐用明就尝试用其他材料代替。为提高家庭安装小喇叭线路安全系数,他还穿户线低杆高架,必要时还加小杆予以保障。

在基层从事线路工作的十几年里,徐用明年年被县广播局

评为先进,南集小喇叭入户率最终达到了90%左右。

调到县广播局后,徐用明做了线路班班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涟水乡镇多,农村线路员有上千人,虽然大多责任心强,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有鉴于此,徐用明和县广播局的同志积极组织技术培训,和线路员交流工作经验,创造各种机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

在一代又一代广播人的努力下,涟水县小喇叭最多时有17万只,全县入户率达90%,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

1984年,涟水县广播局作为江苏省先进单位被推选参加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线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会议。这个会议持续了两三个月,徐用明和与会者一起乘坐

飞机到各省考察,交流广播工作经验,并参与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线路设计、编写施工技术材料。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小喇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徐用明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他努力寻找着当年的广播人,渴望和他们共同回忆那辛劳而又快乐的岁月。



□付秀宏



扇趣无边

扇面集书法之妙、得丹青之美,其消暑纳凉的同时亦与文人的风雅情趣相勾连。

一扇在手,顾盼生姿。一据《古今注》记载,扇发端于殷,时以鸟羽制之,作仪卫之美。

汉代之后,湖南竹扇、山东纨扇等相继问世,此时扇才有了除热取凉之用。

至宋时,折扇由朝鲜传入中国,因其张合自如便于携带而风行一时,苏东坡曾有“高丽白折扇、展之广尺余”的妙语。

《晋书》言大书法家王羲之居住戴山,遇一卖扇老妪。王羲之惜其扇少人问津,慨然题字。市人见之,出价十倍争买。

——此文中原有老妪看白扇变墨扇担心更为难卖的情节,据此观之,则王羲之实为在扇上提字第一人。

喜好收藏明清两朝折扇的张中行,最爱其“形娟秀而神柔婉”。他收藏的明清的书法扇面,最出众的有薛素素、黄媛介、叶小鸾、周淑禧、李陀那、董小宛和马守贞等人的作品,它们尽显闺阁气韵,或工笔娟秀,或运风挟雷。

女性与扇子,似乎是一对鸳鸯。“轻罗小扇扑流萤”、“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等诗词,美兮雅兮,脍炙人口——而最早执扇女子的形象,当为唐

寅的《秋风纨扇图》所绘。

作为艺术品,鸟兽虫鱼、人物山水等无一不可入扇,但作为怀袖雅物,其品味当为追求的目标,就算仅画墨菊一枝白菜一棵,也要使人忽觉清风拂面,雅意顿生。

我曾见过1982年《明清扇面画》六枚邮票,其依次为沈周《秋林独步图》、唐寅《枯木寒鸦图》、周之冕《竹雀图》、陈洪绶《松下题诗图》、恽寿平《菊花图》、王武《梧禽紫微图》。静静把这枚邮票上的折扇放于一处,则大自然的种种玄妙扑面而来,天籁机趣顿生。

扇子对于收藏者来说必然是悠然处见微凉,挚爱间涌性情:一朋友购得一把鹅毛扇,折起像白鹤回巢,展开似白鹤亮翅,遂赞曰:“美,此处无墨胜有墨。”

另一同事的客厅壁上挂一把竹扇,其扇面只写四字“宁静致远”,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一把把精美绝伦的扇子来到世间,无论藏还是用,带给人们的都是一种愉悦,它使心灵得到洁净,思想得到升华,追求得到满足,身心得到清凉。

闲情逸致

回忆哥哥薛骥云

□管理 胡宗元

桂芬、薛桂清就已参与了党的在涟水的地下工作,在两位叔叔的影响下,大哥也开始悄悄地阅读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谈到兄长的革命之路时,薛锦云感慨良多。

1931年,七叔薛桂清参加东胡集镇章化寺“八一”暴动不幸被捕,国民政府判他坐15年的牢。因为七叔的“罪名不小”,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薛骥云却在其服刑期间经常去监狱看望。

薛桂清虽然身陷囹圄,可每当侄儿来探监,他都从铁栏后伸出手紧紧地抓住薛骥云并叮嘱他:“国民党腐败,不会有前途,你读书毕业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

1937年,薛桂清、薛桂芬两

位叔父先后牺牲,薛骥云没有害怕,反而更坚定了信心,决心继承叔父的遗愿,立志投身革命事业。

1942年,在部队里的薛骥云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写信给家里,要求把家中的几十亩土地分给了附近的乡亲。

不久,薛骥云从部队调至涟西大队担任副教导员,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有一段时期,薛骥云等人一直在跟盘踞在时码的铁杆奸王培坤作斗争。因为敌人比较狡猾,薛骥云等人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提防着来犯敌人。

虽然在那段日子里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薛骥云和同志们却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帮助,村民们一听是共产党的队伍来了纷纷出门相迎,正是靠着这股鱼水般亲密的军民关系,薛骥云所在的队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1944年秋,涟西大队改编

为淮海二团,薛骥云任营教导员。薛骥云参加过攻打新安镇、解放大伊山等战役,每次都身先士卒,亲临火线指挥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部队并入主力华东野战军12纵队35旅104团,薛骥云任政治处组织股长。在1947年的盐南战役中,薛骥云率三营担任主攻任务,他亲自带领战士们对敌发起正面攻击,在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时不幸壮烈牺牲。

薛骥云老人从书房里拿出两页泛黄的稿纸,内容摘自华野十二纵队政治部《战报》第十三期,上面的文章说“战后旅部召开追悼会,追认薛骥云为104团政治处副主任,优秀共产党员”。

薛骥云老人告诉我,他的大哥薛骥云和两位叔叔的遗体埋葬在五港烈士陵园。



讲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薛骥云老人家,向他了解薛骥云烈士的一些往事。谈起自己的这位亲哥哥,满头白发的老人仿佛一下子恢复了年轻时的神采:“他是马列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追随者,也是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牺牲的奉献者。”

“大哥在涟水读书时,叔叔薛

回味老食堂

□苗连贵

小时候羡慕吃食堂。一次,家里没开伙,父亲给了我5分钱菜票,我在食堂买了一盘雪里蕻咸菜炒青豆。雪里蕻咸津津的,青豆软糯酥香,把我们家水煮盐拌的菜好吃多了。

这道菜里的油尤其多,吃完饭,碗边上还有着几抹黄黄的油花。

一餐饭,吃得我心满意足。成人后刚进厂当工人,单身汉,三餐吃食堂。这时候才知道食堂的菜多是大路货,品种也极有限。但大师傅极尽心,每天也能弄出个十来样,这些菜名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卖菜窗口:萝卜烧肉1角2分、滑鱼片1角2分、烧豆腐8分、黄豆芽6分、腌菜4分……

那天在去食堂的路上,迎面过来我们的班长,他正捧着一个瓷钵边走边吃,一钵子油汪汪的绿,煞是惹人眼馋。

他鼓着腮帮子催我:“快快,嫩菠菜,猪油炒的。”

我小跑着去了食堂,那晚人少,我要了两份油炒嫩菠菜,把它们全堆叠在白米饭上。

哈,红嘴绿鹦哥,活色生香,好吃得不得了!

一次吃豆瓣酱爆青椒——是那种的柿子椒,炒得好,脆嫩与热辣交融,酱香与鲜甜同在!

好菜买的人自然多,但好在我买到了。端着碗,正坐在食堂门口有滋有味地吃着,这时过来一位相熟的女工,她见了我碗里的青椒,眼睛直发亮。

我叫她快去买,结果到她跟前没了。她走过来,我将碗里的青椒全夹给她,她将刚买的土豆丝拨给我一半。

初识老婆时,媒人介绍:此女善庖。“上门”时,老婆整治了几个拿手菜:烧全鱼、炸藕夹……这于长年吃食堂的我不啻一桌豪宴。

我大快朵颐,风卷残云,把肚子撑了个滚圆。

婚后,老婆在医院生孩子。听人说产后吃红糖鸡蛋大补,我笨手笨脚地想给她煮几个荷包蛋,结果不知何故,我煮的

荷包蛋有的只有蛋黄没有蛋白,有的只有蛋白没有蛋黄。

不管它了。我把“荷包蛋”送到医院病房,老婆大为讶异:你居然也能举炊?

问她好吃不好吃,她吃得舔唇摸嘴:“嗯,好吃。”

一愣神的工夫,她又反问我:“这几天你吃什么?”

听我说吃食堂,她叹了一口气:“食堂的饭菜不养人。”

老婆对食堂的饭菜嗤之以鼻,却青睐食堂蒸的馍。是的,2两一个,小白枕头似的,麦香醇厚,有嚼劲,不黏牙,还有一丝甜。她常叫我带几个回家,回笼一蒸或将之切片炸酥。

退休后跟团去香港玩,发现那里也有食堂——我们去的那个食堂在僻巷,曲曲拐拐上了三楼便是一个敞厅,饭菜也是荤素兼有,有大白菜、粉条、土豆丝,还有冬瓜、茄子、西红柿,外送一碗碗着几许紫菜的“神仙汤”。

我听说还有一盘烧鹅大餐,于是耐心等待,及至端上桌来,才发现不过是剁成1寸来长带骨头的鹅脯,一人一筷就没了!

我笑笑:出来玩的人,管饱足矣。

老家独居,去菜市场买菜,发现菜场附近有一家馒头包子铺,自名“首家食堂”。他家的馒头跟我原先在食堂吃的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包子更好,咬一口,馅子争先恐后往外挤。价格还亲民,1.5元一个,从不跟风涨价。排队的老头、老太太戏称为“咱们的社会主义食堂”。

老板娘是个美女,做事麻利,手快如风,心也好,总是费力地揭开几层笼屉,把冒着热气的馒头、包子拿给人。

这家店,让我想起昔日的老食堂。人的一生,择洗切刮,煎炒烹炸,费多少事!一个不愿在吃上费工夫的人,吃食堂是个不错的选择。食堂无疑是低端的,却能满足人基本的口腹之需。俭朴地吃,俭朴着过,我想,这不正是平民生活的本色?

记忆深处

识花小记

□李小芬

日子单调着,波澜不惊,现世安稳。没曾想,读了一本《草本染》的书,平静的心泛起涟漪——这本书的作者也不过就是每日散步、识花种草、看云赏月,就这么简单,记述的文字却笔笔生情。

“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识花种草,向植物爱好者迈步。”退休后有的是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生活便很任性——有一天,我终于在家里高调宣布。

手机微信里的识花软件选了“形色”,第一个目标为我阳台——窗台有花,听人称为“老来俏”,用“形色”识别为“五彩苏”,正在疑惑,俯身发现其有紫红、棕红、黄绿、翠绿等色叶片,始叹“形色”不误我。

小区里有窄窄两排林带,用“形式”一扫,才发现竟有梨、桃、桑、榆、柳诸树,还有高高枝节缀满大朵大朵斑斓花

卉的“蜀葵”。后又在小区警务站的小花池里扫描,认识了长寿花、长春花、白掌花等。彼时恰巧微雨过后,涟城地势较洼,因而水气氤氲,喜滋滋了这些花:长寿花粉嘟嘟含着羞、长春花红光一片、白掌花纤尘不染……

第四天,遇见丁香、梓树、苹果树。原以为丁香花只开在戴望舒的《雨巷》里,开在唐磊的歌词里,没想到它早就在我家附近等着我。梓树呢,爱人原来喊它豆角树,它累累绽放的花朵竟是那般沸腾。

第五天,识别了一大盆石榴花,花苞花朵缀满枝条。据说石榴果多籽多子,籽粒饱满,颗颗相抱。难怪习大大形容民族团结“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

最有意思是在一家饭馆门前识别一盆矮矮的草:细圆叶,脆生生嫩汪汪。凭我几目识花,自认为已是此道中人——铜钱草:“形色”告诉我,是“白菜”。

问女店主,答:“我种的油白菜。”

哦,这可爱的酷似铜钱的小白



菜。

事情还未了:“你也爱花?”女主人仿佛遇到知音,笑盈盈领我到窗台:“你看,这是碰碰香,你一碰,手就沾了香。这是蟹爪兰,我养了6年了,年年都开一盆花给我……”

因了花,两个陌生人由此打开心怀。再遇陌生花草之事,也能熟络闲聊:

“为什么我家的栀子不开花?”

“你浇点醋。”店主毫不吝啬自己的秘方。

“你家的铁海棠(虎刺)开得真好!”

“哎呀,我也没用心,用养鱼的

水浇的。”

若说城市鲜花的娇艳妩媚让人贪恋,徒步户外,在旷野中遇见的山花更令人惊喜雀跃——一次出门远游,信步漫山遍野,但见一丛一丛的山花带着乡间野气,率真恣意。一大片一大片白色的星宿花如珍珠漫撒,优雅成仙。飞廉多为紫色,开在毛茸茸的绿刺枝顶,分外妖娆妩媚。

除此之外,还有香雪球、薯、香彩雀、老鹳草……

我一拍照识别。

置身于中国这个大花园,我贪恋着花们的盛开,内心也五彩缤纷。



生活一种